

，有制約的，僅僅說發展固有力量；那末到固有力量完全發展，就算完結了，停止了，不能再向上發展了。所以說是靜止的。

第三派形式陶冶式

這派可以拿洛克做代表，他以為教育在陶冶心的官能。心的官能可以列舉的，像：「記憶」，「推理」，「想像」，等……教育正就要就每種官能，選擇適當的代表的科目去訓練他；訓練以後，各種官能自然能盡他的職分了。但是：

(一)現代心理學以為心是流動不息的，外界受了什麼刺激，就發生什麼反應；不承認心有各種官能。所以這派學說，與現代心理研究的結果不合。

(二)沒有選擇教材的標準；這派學說在陶冶各種官能。例如：教兒童學習幾何，可以陶冶推理的官能；那末猜燈謎也可以加入課程，拿來陶冶推理的官能了。

第四派生長說

人類為什麼有教育的必要及可能？因為人類的幼年期，在各種動物中為最長。兒童初生的時候，僅有生理的遺傳，沒有社會的遺傳。兒童初生的時候，話都不會說；一定要成人的幫助，才能生活；所以有教育的必要。並且幼兒期內，柔性最大，可以改變；所以有教育的可能。教育就是把社會遺傳，傳給兒童的一種方法，使他們漸漸能夠適應社會的環境，又獲得各種生活上必需的能力。要而言之，可以拿三句話來概括他：

(一)教育是繼續不斷的獲得經驗及智識；

(二)教育是繼續不斷的生長。

(三)教育是繼續不斷的生活。

我們再把以前各派來比較一下：預備說注意在將來，所以幼兒期的經過，希望他愈快愈好；把教育最好的機會，輕輕忽略過去。開展說及形式陶冶說，都有止境。這三派都有缺點，都不及生長說的圓滿。

在結束的時候，再要補足一句話：

教育既是在幫助兒童繼續不斷的生長；那末，教育者自身也應該繼續不斷的生長，這是教育者應當時刻互相勉勵的。

譯述

簡人能率的發展

美國 (Crisian A. With Marwood) 原著 明石譯

一得勝的態度
保持著威風凜凜的態度，努力向前進行；照這樣，那一個能阻擋你！

人的外貌，常常顯出得意愉快的態度，好像得勝的大將；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因為這種態度，可以增進別人對於自己的信仰心，和自己對於自己的自信心。譬如：我走路談話和舉動中間，自信像某大人物；在友朋往來中間，自己看自己像一個重要分子；面貌上，態度上，表示勝利的精神；一舉一動，顯出似乎自己負有極大的責任，和極大的目的；並且時時表示很快樂的樣子。這樣做去，自己的事業，不知不覺便漸漸的大起來；自己的前途，也漸漸光明起來。澈底說：如果我戰勝環境，控制一切；一定要先舉做戰勝者的態度，做我戰勝的廣告。這種戰勝者的態度，和驕傲者的態度有分別：驕傲的人，是看得別人都不如自己，不屑和別人周旋，使得別人不敢迎自己；得勝者的態度，不過看得自己的前途責任很重，不看輕別人，常常用愉快勇往的態度，和人周旋，使得別人佩服敬仰。

疑惑，恐怖，失望，無信仰；這許多思想，都是我們懦弱的表示，使得人家不能看重我；許多事兒，都因此失敗。而在我自己有了這許多的惡德，足以使得我的本能消滅，自信心喪失，能力低減；人家和我交際，一望就可以知道我是生趣索然的人，自然誰都不願意和我周旋了。如果氣象軒昂，好像戰勝者的勇敢愉快

，人家一見，肅然起敬，在腦筋裏對於我使印了一個好印象。所以我不能有歡樂的氣概，像戰勝者的神氣，一定沒人來和我親近，雖然我向人家求告，人家一定如響如應的不來理我。沒有職業的人們，如果要尋一個職業，也要保持好得勝的態度，否則一定失敗到底的。愁眉不展，一天到晚哭喪着臉的人，世界雖大，決沒有他發展的地方。

人家對於我的初次印象，實在是最緊要的。和人家第一次相周旋，而使得人家對於我得了個惡印象，人家對於我的信仰，就已經失去一大半了。失去了信仰，要想恢復；卻不是容易的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常常自己保持軒昂的氣概，勇敢的態度，使得人家贊美。這個和欺詐做作，大有分別：欺詐做作是本來沒有，全仗裝點出來的；我們表現這種態度，不過使最好的一部分的本能顯出來，而使次等和劣等的本能不顯出來罷了。個人的態度，好像商店裏的窗飾；我們這樣使我們最好的一部分本能顯出來，便好像商店裏的窗飾，把最好的商品陳列出來，使得路上的行人，一看見就注意一樣。

有一件事，可以證明得勝態度的足以使人成功：波士頓大圖書館中，一天早上，來了一個女客；她不知道這圖書館中，只許會員進去，便昂然直入，隨意找了一個好座位坐著；看書抄錄，寫信，直消遣了半天時光纔出來；覺得很暢快。晚上，見了她一個朋友，在談話中間，她便談及上半天在圖書館裏邊，怎樣的安適。她的友人聽了，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怎樣我竟不知道你也是圖書館的會員？」她並不曉得這圖書館中，有什麼會員。她回答她的友人說：「不，我並不是會員。但是非會員和會員，又有什麼區別呢？」她的友人便取出自己的會員證給她看，告訴她說：「照章只有會員能夠享受你今天早上享受的權利。」這一類事很多，我的外貌，都是我心的表現；如果我抱了悲觀的念兒，以為前途已經黑暗不可為了，那時，疑惑，恐怖，失望，悲哀，無信仰，

各種惡德，都侵襲而來；把你本能方面好的一部分的性質，都壓下去了；你要不失敗也不能了。如果我現在雖然已經失敗，卻仍舊存了一種成功的希望，努力做去；而實際上仍舊著熱烈的，勇敢的，得勝的態度；結果一定終能成功的。所以保持著悲哀失敗的態度，一定失敗；保持著戰勝的態度，一定可以戰勝，是一個一定不易的理。波士頓那個女士，便是一個實例。如果她進圖書館的時候，略存一些狐疑的心，躊躇一刻兒；她的舉動，一定要惹起別人的注意；圖書館的館員，一定來向她要會員證，她就不能進去享受這半天權利了。只因神氣昂昂，絕不猶豫的進去，使得人當她是個會員，所以沒人疑惑而都信任她。這便是因為她是保持著一種得勝態度的緣故。

做一件事兒之前，一定有許多問題要解決，許多困難要排除。在這時，旁觀的人，祇要看看辦事的人，是精神充足，見識宏卓，意志強固的人；還是精神不充，意志薄弱，多疑多懼的人？辨別了辦事的人，是屬於這兩種人裏邊的那一種；就可以斷定這件事的成敗。所以我們辦事，無論在那裏，一定要保持著一種態度。使人看見了，不知不覺的自言自語說：「他一定是一個得勝者，辦理無論那一件事，一定可以控制一切，一直到成功的。」要保持這一種態度，有一個法兒！就是：時常想念從前的幸福，鼓勵著自己；預料將來的幸福，引誘著自己。心裏的所想，常常容易實現成事實；一嚮快樂的，一定可以得幸福；一嚮悲觀的，一定漸漸失去幸福，而歸於失敗。我們能時常樂觀，想著：我們能生活，是很可以幸福的，生活著的地方，又是這華麗的世界，更應當快樂；在這華麗的世界，我們更有作為的可能，更應當覺著光榮。我們如果照這樣，專門向著上，抱著樂觀，我們的形態自然很軒昂活潑，像戰勝的人們一樣了。

人生的勝負，全看一己的心志怎樣！多數人對於他們所能做的事，和能成功的事，往往